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

第十四回 談來歷史委實希奇 吞到藥丸果然靈驗

原說隨大令判定了朱潤江一案，把公事一翻，卻是仁實公司馬扁人、祁茂承倒欠官商巨款的一案。已經審過三堂，何奈祁茂承在逃未獲，要在馬扁人身上嚴追交出。今日又是限期，須得提案審問，看書的不是要茫無頭緒嗎？前書不過約略說了個起點，公司還沒開成，今兒怎地已經倒了？且別性急，待在下細細的說呢。原來祁茂承設計，教馬扁人拿假珠子騙了賽桂芳幾百洋錢到手，立刻置辦了最闊的衣服，裝點得煥然一新。茂承道：「我給你調排，須依著我主意，包管有好處。」扁人道：「怎樣呢？」茂承沉吟一回道：「如今又須換個方法了。」（以前的方法，讀者還記得否？）扁人道：「噯！怎樣又變調理。」茂承道：「你想這裡是內地，做不出大手筆，須得通商海口最大的地方去，方可做一篇大文章。」扁人點了點頭道：「這句話說得就對針了，但是那裡去好呢？」茂承道：「現放著萬國公共租界，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座好地方，彷彿預備著我們乾這件大事體嗎？假如弄得不好，鬧出亂子來，便不同內地了。」扁人道：「慮得極是。但是我在這兒想你我兩人，究竟不是大名望的人，還須覓一個名字極響亮的人，一答兒辦事才可以做得大事體。不過這句話言之極易，行之實難。何也呢？大凡稍有名望之人，未必肯和我們做這篇文章。」

茂承一拍掌道：「著、著，你想得到這個地位，足見能乾得哩，我竟很放心，叫你獨當一面哩，我早已算出這個人來哩。此人姓牛，單名一個良字，號叫楚公。年尊望重，紳商學三界，最有名譽之人。只消牛楚公三字放在裡頭，誰不信用呢。」扁人道：「此人我也曉得他的名字，只是不曾會過。但是這位牛老先生，那裡肯和我們一答兒乾這空頭事情呢？」茂承笑著把扁人的肩一拍道：「老弟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但凡名字兒好聽的人，倒是第一等通融，斷乎沒有不肯做的事體。若是瞻前慮後，顧名思義這麼樣的人，決計不會把他的名字兒響亮起來。況且這位牛楚公牛老先生，原底子的歷史不見得甚麼好聽。所乾的事也不見得件件靠得住，老弟你別慌，我這裡寫起信來，你預備著動身。到了那裡見了姓牛的，盡管放心，包你乾得出一件好事情來，大家快樂個下半世。」（這種話頭倒像水滸傳中，阮氏三雄等一流人口脛。奇極、奇極。）馬扁人答應著，遂自去料理行裝不提。

過了兩天，諸事完備。祁茂承居然被他七騰八倒，東吹牛皮，西說大話，自有一般想發財的老官們信以為真。又是大名鼎鼎的牛楚公，也在股東之列，如何不高興？還只怕一時頭裡股分招足之後，插不進去，坐失機會。並且這事情辦起來非常之體面，直要稟請商部註冊。各股東的名字，一齊送到部裡存記。因此便有市儈談起來道：大凡一個平民百姓，容易被人欺負，卻是何故呢？就不過官場中各衙門，沒有名字可以查考的緣故。（吾知又有一篇奇妙，嘔苦人的文字哩。可知此事並非目下之事，決在五年以上。蓋當時商部註冊，不比近年多見不奇也。）

小而言之，譬如：一個人在衙門裡，充了卯名，做個差役，那便氣概的要不得。誰敢摸他一摸，無非靠著衙門裡有他的名字的緣故而已。我們如今花幾兩銀子資本，將來商部裡注了冊。各股東的姓名，開單送部存記，不是部裡有了名字嗎？天下最闊的衙門，外省要算督撫衙門，京裡便是各部大堂了。大凡越少的東西越是稀罕。通天下總督衙門有八個，至於各部大堂只六處。你想：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，不是只有六外嗎？阿也。如今多了一處了，就是特特地為我們商人添了一個「商」部，共是七處了。終究比著總督衙門還少一個哩，到底札硬的不是是一點兒呢。好在這招股章程很是通融，只消五兩銀子，便可以買一零股，二十股為一整股。也不過一百兩銀子，就得拿著一張大股單。將來議事的當兒，就有得到場說話的資格，豈不威風嗎！（果然威風，將來一敗塗地，有得倒蛋哩。）於是那些小商人，小經紀著實高興。都拿著辛苦錢湊出來，朝著祁茂承的腰袋裡送。不知不覺竟集了一萬幾千的股本，祁茂承便拿三千兩銀子給馬扁人馬上動身。

一日馬扁人到了那個所在，便下了最體面的一座旅館，叫什麼「商務旅館」包了一個外國房間。旅館主人看他氣象不凡，排場闊綽。不是官商，就是富商。哪裡想得到是個空子，就是那些高興說話，愛軋朋友的住客也同他拉攏。內中有位住客姓華，名字叫良心，說是無錫人。小說盲詞中有的三笑姻緣，就是唐伯虎點秋香的那個華洪山，華太師的後裔。據說是次房傳派的，是唐伯虎表外甥的子孫了。俗話說的好，叫做三代不出舅家門。他祖上雖是和唐伯虎是表姊妹，稱呼並不是嫡親姊弟，然而終跑不了娘舅外甥的稱呼，所以也有才子之目。為因唐伯虎的才情風致，忒煞厲害了，所以傳到華良心身上，還很才氣。（既是二渡之後，就該像他的祖上有些才氣才是應分。這個議論斷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，一定有所本據原有此人，不然那得想入非非到此地步，看下去呢？究竟不知暗指誰。）那華良心所以目空一世，自命不凡。然而卻還佩服他原有些小才情，做兒篇小文章。吟兩句香奩詩，也還風流別緻，書畫琴棋也有些門徑，果然掄到現在時代，不愧為風流名士哩。

這個華良心，光景有三旬年紀，生得嬌嫩，看去還是個美少年，又是善於修飾，衣履清潔，翩翩顧影，很在婦女面上討便宜。他家裡原有點點家私，並且近來又搭上了兩個姘頭。一個是人家的寡婦，是個老蟹。年紀已在四十之外，既沒子女，又無翁姑族長。手裡拿著十多萬銀子的家私，原沒用處落得拿來貼漢。還有一個是女校生，雖沒錢貼漢子，然而也不要破費漢子半個錢。但不過自己有了這門的學問，瞧著華良心又是佼佼不群的大名士。常言道：惺惺惜惺惺，英雄惜英雄。因此和華良心要好起來。既經要好哩，若是不拿身子來玩些花樣，似乎不親熱，到底是隔靴搔癢，摸不著頭腦的，於是乎也算姘頭了。（奇極之文）姘了倒有三年多點了，其實那女校生今年還只得十七歲，得風氣之先，也算達於極點哩。

閒言少敘。再說馬扁人過了幾天，牛楚公也接頭了幾次，差不多已有個眉目，牛楚公的主意不要辦這個銀行，竟發辦一個公司。地步來的廣闊，題目又覺堂皇。就是要辦銀行性質的營業，借公司的名目，也可做的。總而言這，「公司」兩字是包羅萬象，統括無遺的大名目。馬扁人大為佩服，牛楚公的這篇議論，馬上寫信給祁茂承知道，祁茂承回信到來，也很以為然。並且關照馬扁人道：「牛楚公的識見才情，手段名望，勝我們數倍。諸事讓他謀劃，不過開辦之後，只消爭一個你是協理，我是總理，銀錢權兩不落空就是了。讓他做個名譽董事就是了。」（天下無此便宜事）

馬扁人自然奉命。次日馬扁人又和牛楚公兩個，在一個婁子那裡敘議。議一回馬扁人道：「兄弟同棧房的有個華良心，他自己原也有錢，並且又搭了一個寡婦，直有十多萬銀子的現蓄。這回子同了那寡婦到這兒來逛逛，好不有趣。那華良心倒很和氣的一個人，和兄弟談談卻還投機。兄弟想弄他幾個錢出來，楚翁有何妙法？」牛楚公聽了，把灰色的鬚鬚捋了幾捋道：「噯！這個華良心，有這麼的一筆錢在手裡嗎？但須得想一條絕妙的道兒，一古腦弄出來，才算有本事。」說著又摸擬了一回道：「那寡婦你老哥見過沒有？」扁人道：「見過見過，並且也歡喜和兄弟談心。」牛楚公白著眼道：「噯！如此想還容易。這樣吧，明兒我到你那裡來，可以介紹我和他倆見一見嗎？」扁人道：「這個弄起來看。」楚公道：「那末明兒准飯後一點鐘撞撞看，一趨不成功，那末兩趨。兩趨不成功，那末三趨四趨五趨六趨。若要功夫深，鐵尺磨成繡花針。有志者事竟成。怕什麼，只要不算功夫，不算日子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。」（倒是一個志士）扁人道：「一點鐘來，包會不到。他倆都是抽大煙，要抽到天亮哩。大約上火的時際，坎坎起身。頂早須得十一、二點鐘，方得精神充足，高興談天呢。」牛楚公皺眉道：「我這麼一把年紀了，熬不得夜深，最遲不過九點鐘要回公館了的，這個怎處呢？若是沒見過他們一面，到底隔膜，定不得妙計。」

正在躊躇不決，扁人道：「兄弟有個計較在這兒，如今藥房裡有的叫什麼『補血丸』，據說很有效驗的。去買上一包，吃了再呼點鴉片煙，提起了精神，抵椿熬個全夜，看這計較還使得嗎？」楚公道：「看那銀子倒還成個數兒，做我老頭子不著，試試看也好。」（哀哉老牛他日事敗利則歸人罪則歸己）扁人拿出鍍金時計來一看道：「這才七點鐘，藥房還沒收市。我去先端正了『補血』、『鴉片煙』這兩種要物，今兒就試試看。」楚公道：「不錯，這才是辦大事，創大業的作為。若是一味因循，就不是做事體的人了。」（此卻至言，普天下同胞都宜記著）於是馬扁人匆匆出了那婁子的門，先到一家什麼藥房去，花兩塊洋錢買了一大包補血丸，回到商務旅館。叫茶房去挑了一塊洋錢頂上的陳大土煙膏，煙具卻現成著，馬扁人原也抽幾口的。看看還只得八點鐘哩，走

到華良心那邊聽聽，卻在吃麵。兩個人合吃一碗，為因起身不多時，胃口還不曾開，須得略略的點了點饑，呼上兩三錢大煙，那末吃飯也不過甚麼多吃得下。一到了三點鐘後，那是渴龍餓虎的一般，別的不要說，就是白燉豬蹄，兩個人可以吃三個，這是抽大煙的普通現象。

他去說他，且說馬扁人暇著無事，便打開煙具，抽幾口煙。正抽得兩三口，茶房送上一張請客票來，卻是牛楚公請到福和園去聽戲。忙說：「馬上就去，馬上就去。」忙忙的又抽了三五口煙，穿了褂子，招呼茶房鎖了房門，走到樓梯邊，恰好遇著華良心，披了一件長袍、著鞋，神氣不清似的在那裡做什麼。扁人忙陪笑道：「良翁剛升帳嗎？」良心道：「今兒還早，起來了好一回。原想聽戲去的，看看等到舒齊了，只怕又來不及了。扁翁出去嗎？」扁人道：「兄弟卻聽戲去。牛大人請的，良翁有興一答兒去如何？」良心道：「內人還沒梳頭哩，扁翁先請罷，我們是十有八九要明兒的了。」（等到梳頭已畢戲也畢了）扁人道：「那末停兒談天罷。」良心道：「請，請，請罷！」於是別過，直到十二點鐘之後，一點鐘將近，牛馬二人一塊回到棧房。茶房連忙開鎖、點燈、沖茶，馬扁人把煙燈點了，楚公道：「這補血丸果然有靈驗，你方才在戲園裡就叫我吃三丸，到這兒還覺精神充足，一點兒不覺疲倦。」扁人道：「呼幾口大煙，還要好哩。」於是一齊躺下，馬扁人燒起煙來。

牛楚公道：「華某人在幾號裡住呢？」扁人道：「這裡是十二號。良心住的是九號，就在對面。」牛楚公又立起走到房門口去望望，貼對面卻是七號。楚公便想道：還在那盡頭哩，且悄悄的踱過去，只見房門關著，門縫中燈光射出，非常明亮。大約是水月電燈才有這麼的光彩，側耳一聽，只聽「嗖溜溜，嗖溜溜」的響聲。明知是抽大煙哩，又聽那女的聲浪，微微的哦道：「人前休說生平話，只為生平太平。」哦了一遍，又是一遍。那嗖溜溜的聲音住了，可知一口煙吸完了。那男的說道：「咳，老三的筆墨純乎性靈，至於見識閱歷，也加人等。不過性情古怪點點，弄到現在個樣子，真真不平呢，連我也替他抱不平。記得他正月三十聞雷有感，結句是：『天亦憐儂真恨者，聲聲故作不平鳴。』你想他措詞鍊句，不與人同，光景是窮而後工了。」那女的道：「這卻不然，他的同你卻兩樣的，不是專在小巧上做工夫的，這種句子在我們卻常時念念。在他倒不在心上呢，只怕忘也忘記了。究竟是堂皇壯麗的，是他的正經學問。我想老三這人，不過目下吃虧些，久久必定發達呢。須知發的忒早了，到半中間不得不讓他委屈幾時，不然一順風得意下去，那知世上風波，人心險詐呢？所謂天欲降大任於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、勞其筋骨、餓其體膚、空乏其身。你看是不是？」那男的又道：「老三處到這種家庭，真真乏味。這倒還是小事情，我卻替他很擔憂，大凡女掌男權的人家，沒有興旺的，到底要覆滅了才罷，大比小比一個道理的。譬如：國家將亡，必定是女權重了，便有太監拿權。翻完一部二十四史，一個樣兒的，沒有第二種花樣。」說罷著實歎息。又聽那女的道：「這倒慮得不差，若說這麼的道理，沈北山太史，請皇太后歸政的那個折子，說得懇切之至了……阿也這時際老三還沒來呢？」那男的道：「光景不來的了，你想法子卻很不錯。若是說明白，我們照應他，他決不肯做的。這麼樣的圈過來，一來投其所好，二來是我們求他的。爽快快快划出五萬銀子來交代他，在我們卻不想賺錢，情願折掉了才安心。然而他做起來，倒是賺錢的分兒多呢。」那女的道：「若是賺錢，盡他拿去。」那男的道：「他哪裡要嘍！這個慢慢的再商量罷。」

那牛楚公聽到這裡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那老三不知是誰，喜的是華良心同那寡婦卻是慷慨非凡的人，一出手就是五萬，而且情願折本，不願賺錢。得能弄上了手，委實是個好戶頭，（只怕到了二位身上，戶頭就不好哩。）連忙回房裡。扁人已抽了三五口煙哩，道：「哪裡去了好一回？」牛楚公悄悄地把方才聽得的說了一遍。又問：「他們所說的老三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馬扁人沉吟一回道：「大約就是此人。」要知說出哪一個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